

当代翻译理论纵横

「美」埃德温·根茨勒

汪敬钦译

周清民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翻译理论纵横

「美」埃德温·根茨勒

汪敬钦译

周清民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 01 - 2013 - 70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翻译理论纵横/[美]根茨勒著,汪敬钦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0

ISBN 978 - 7 - 5161 - 3396 - 5

I. ①当… II. ①根…②汪… III. ①翻译理论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9377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夏 侠
责任校对 冰 曦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282千字
定 价 5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By Edwin Gentzler

本书根据 Routledge Inc.,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年版译出

谨将此书献给：保罗·恩格尔

说 明

此书是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所撰《当代翻译理论纵横》(*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1993)一书的全译本。几点说明如下:

1、关于版本:十年前,译者手头几乎同时拥有该书两个版本(1993年版及2001年版)。在根茨勒先生授信翻译此书时,译者却有了个近乎奇怪的“喜旧厌新”的决定——将该书首版译成汉语。原因简单,也是根先生几句话提醒了译者,他说:“过去十年,翻译研究的确产生了剧变,出现了众多新方法、新理论、新案例分析以及跨学科的新探索。……本人不打算对翻译领域发生的这种巨变作过度反应,而是要基本保留原书的面貌。假如今天要重写这部书的话,笔者可能会稍稍改变一下原书的文风;这是因为书中所摆的一些观点,其口吻或许稍失不逊。尽管如此,本人仍决定保留原书的语气不变,笔者觉得唯有这样才能反映时代的格调”(《再版前言》,根茨勒:2001)。窃以为,较之根茨勒先生当年“挥斥方遒”之笔力及其“少年气盛”之口吻,还能有什么新版语言会更使人得以一窥彼时翻译研究领域之“庐山真面目”呢?是故有斯译。

2、为佐证译者这一抉择,此书《作者前言》中随附《再版前言》及《丛书主编前言》全文,以飨读者。

3、此书虽为原作“全译本”,但有两个例外:一是原作“参考文献”所列书目繁多(占数十余页),限于篇幅,删去不译,谅无碍原

作内容；二是为便于译文读者阅读比对，原作“索引”也予适度灵活增删，并按新译条目另行编排。

4、原作正文中偶现“交叉引用”页码，出于技术上考虑，谨照原文不变。

5、译作增辟“术语、著述及专有名词外汉对照表”附后，既是对原作繁多引证的梳理，便于读者浏览，同时不啻为所删原作“参考文献”之另类补偿。

6、大凡学术著作均有“深”、“奥”、“博”之风气，根茨勒此书亦不免俗，单正文所涉他人著述就有 200 余部（篇），作者、人物计 250 余位。面对斯书，“翻译”之难、之凶险，可想而知。但十年前，译者不揣鄙陋，临深履薄，始终秉持“尽可能‘忠实’、尽可能‘卒读’、尽可能‘易懂’”三者（纵然犯“忌”——某些译学理论家之“忌”）为主观奋斗之目标；期间，因工作变故，初稿束之高阁，岁月悠悠、时空更迭，迄今这枝译笔方才搁下；借用书中行话说：“正/误”也罢、“优/劣”也好，杀青之际，好歹一喜然欤？

译者

2013-5-1

于闽都乌龙江畔书斋

序

壬辰龙年正月初二，无意间被 CCTV-9 正在播映的记录片《玄奘之路》所吸引，从下午直看到晚上 7 点多。玄奘 19 年的西天取经，19 年的佛经翻译，令我浮想联翩感慨万千，最终定格为一个问题：与玄奘等古人相比，当今学者的所谓科研有多少是厚积薄发之作？或为生计，或为名利，或为迎合浮躁评价体系而“多产”的时代，十年磨一剑之力作如果不是没有，恐怕也是少有了。悲哉，哀哉，叹哉！

然，日前，良师益友汪敬钦教授赠我《当代翻译理论纵横》译稿清样，按本人一贯秉性，先瞄前言随览后记，眼睛顿时为之一亮：这便是少有的十年磨一剑的译界力作啊。

汪兄十年前与原作者埃德温·根茨勒先生结识于纽约州立大学，彼时亦曾耳濡目染韦努蒂和阿罗约等大师，切磋翻译理论与实践，得原作者埃德温·根茨勒先生慨然应允后，便着手翻译《当代翻译理论纵横》。

十年一译，既有译者受客观因素制约的原因，更体现出译者自觉作品尚未成熟绝不轻易杀青之严谨治学风范。阅罢全书清样，印象最深的是译笔通顺、流畅、简洁，绝无眼下四处可见拖泥带水的“欧化汉语”之点滴痕迹，从中可见译者古文功底之深厚，汉语词汇之丰富以及处理盘根错节西文句式化繁为简之灵性。

汪兄嘱我作序，多年友情，断不敢推辞，但若就译著所涉西方翻译理论泛泛而谈，必为自欺欺人，罪莫大焉。长期以来，语言学界和

翻译学界不少中青年学者，对拖泥带水的“欧化汉语”，往往因“惨不忍睹”而避而远之。译作无人问津之尴尬，既严重浪费国家纸张，又阻碍中西交流。因此，凭着一介学人良知，我愿向读者极力推荐这一十年一剑之译界力作：虽为一部译著，但从头至尾，你可以感受到一支十分老道的汉语文笔所提炼的一部汉语佳作！

林大津

于 2013 年端午节之夜

总编前言

翻译学发展而成一门独立学科，的确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个成功故事。这项研究不但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取得了进展，而且还将注定继续保持这一良好势头跨入 21 世纪。翻译学汇集了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在内的范围广泛的研究工作。这套丛书将反映翻译学领域研究工作的广度，从而让读者分享其眼下正在发生的令人振奋的新进展。

当然，翻译就是重写原作文本。所有的重写，无论其意图如何，其实都是在折射某种意识形态与诗学；并藉此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起到操纵文学的作用。重写即操纵，并以服务权势为目的；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即有助于文学和社会的进化。重写可引入新概念，新流派，新技法；因此，翻译史即文学的创新史，亦即在一种文化之上构建另一文化的权势史。然而，重写也可能压抑创新，扭曲甚至遏制创新。在各类操纵与日俱增的时代，诚如翻译业已证实的那样，研究文学受操纵的过程，也可能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认识。

由于这套翻译学丛书是首开同类书籍出版之先河，它自然要关注自身的发展走向：她既要出版迄今仍为人们关注的翻译问题的昔日研究论著，也要出版那些直接阐发这些问题且更具理论性的著述，并同时附上展示操纵在重写各个文学过程中的案例研究。该丛书既具比较性质，也涵盖了西方及非西方的众多文学传统。借助重写和操纵概念，

该丛书旨在应对文学和社会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变革以及权势方面的问题，并由此宣告翻译正作为一股建构之力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苏珊·巴斯奈特
安德烈·勒菲弗尔

附：丛书主编前言

推出一部新版、内容经过大量修订与更新的埃德温·根茨勒的开拓性著作——《当代翻译理论纵横》，不啻为及时的决策。鉴于翻译学的持续扩展，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部能够对翻译学内各个分支所发生的事作一简洁明了描述的著作。根茨勒的著作以宽广的眼界，追寻了自美国翻译研习班课程开始，经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多元系统研究，直至解构主义、翻译的文化转向以及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等的文学翻译学研究发展状况。

根茨勒精于翻译，并不仅止于理论化。这部书本身就是一部卓越的译作，因为作者将一大堆纷繁复杂的理论资料转换而成一种易为人解的语言，即便是先前对该领域毫无涉猎的人，也能够开卷获益、洞悉其妙。还有一点亦非无足轻重：随着翻译学不断拓展其视野，不断地借鉴于其它学科，与此同时，也与其中一些学科互为辅助、相得益彰，因此，术语的可读性便始终显现出其重要意义。在这部书中，根茨勒把读者领进了一片内涵精深的理论区域，然而他却总是以让人醒悟的方式来讨论那些术语和概念。

在过去 25 年里，翻译学的发展已超乎人们的一切想象。根茨勒描绘了该学科为赢得学术界的认可，为确立其自身的独特地位而筚路蓝缕及所经历的一些变革过程。而且，他还指出翻译学朝向未来发展

的一些可能方式，热心地宣扬翻译同一些相关学科，如：文学研究、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学之间所具有的相当密切的关系。翻译学的未来充满着光明：根茨勒的书对迄今为止的翻译研究成果进行了精明独到的分析，同时还洞察了翻译学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可能展现的前景。这部激动人心的著作必将受到所有有志于 21 世纪翻译研究的人们的欢迎。

苏珊·巴斯奈特
(2001)

作者前言

本书的构想始于 80 年代初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班（IWP），当时笔者从事的是诗歌及短篇小说译作研究，并协助安排专门小组讨论有关世界各国的文学状况。正是由于爱荷华大学不仅拥有杰出的英语和外国语言学系，而且还拥有闻名遐迩的作家研习班，因此，国际写作班的学员们从来就不缺少听众。当地书店举办的小说和诗歌朗诵会，以及校内的文学小组讨论会从来都是座无虚席。然而，尽管作家、研究生还有教师们都满怀敬意地到场聆听国际写作班成员的讲演，那些国际作家的作品在听众那里却依然是奇闻轶趣，而非文学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至于大学生和教授们常常异口同声地称之为“小作品”、“二流作品”——一种脱离文学社会且在相当程度上无法与其同日而语的作品。

反过来看，接纳外国作家的作品的确又影响到国际写作班翻译工作的性质。人们期待翻译、出版和评价众多国际作家作品的欲望非常大。可是，尽管他们的译作在爱荷华城以及美国其他大学校园中也曾得到一定程度的接受，它们依旧难登主流文学杂志的大雅之堂。来访的外国作家对遭受这种文化上的冷遇，反应也各不相同。一些国际写作班成员，他们来美国渴求的是阅读、演说和交流思想，却由于他们的作品同这个国家流行文学的品味规范不相吻合而最终知难而退。总的说来，国际写作班参与者在返回自己国家，写上篇把访美散记之后，便又重操旧业，继续创作专为本国读者阅读的作品；或许，俟将来某时情况改观后，他们还会再来。其余一些来访作家洞悉症结所

在，并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努力方向，以便在作品的主题与风格上都尽可能迎合人们所乐于接受的口味——但却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通过重写作品以“吸引”西方读者，原作的一些主题、表现风格、指称方式以及所指对象本身也从一些翻译文本中销声匿迹了。译本中那些“偃旗息鼓了的东西”——往往惟有译者心中有数——不仅就其创造性而言是最能引人入胜的，而且从文化差异上看，也是最具启迪性的东西。

无论译作是何等的“佳译”，它们都将永远无法与受众的某些文学“期望”相一致，这一“问题”有可能不依原作或译作文化背景而让人纠结。毕竟，教授、编者和作家们只能延续某一套文学价值而撇开其它的文学价值，以此作为自己的衣食之本；文学机构都试图尽可能地“客观”和“开放”，然而，品味是有条件的，且某些经济因素在主宰着一切。尽管北美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约束似乎异常之大，挑战规范与创新语汇的可能性却始终存在。当文化樊篱消失之际，国际作家一举成功之时，值此难得一见的时刻，翻译行为的“双重构建”也就得以显现。当时，正是这一“理论”推动了爱荷华大学的翻译研究，也促使笔者对本书所要撰写的其它翻译“理论”展开研究。

国际写作班的创办人兼主任保罗及聂华苓·恩格尔，深知译作产生的环境受制于社会—政治因素的约束；所以，他俩毕生致力于拆除这些樊篱。由于受他们的思想影响，笔者在书中不仅要集中讨论各种翻译理论，同时也要讨论环绕着文学翻译实践的种种“政治现实”，并予分章叙述。本书目的之一，是要就西方对文学译作的研究方式提出质疑，以此帮助读者重新思考究竟如何界定和归类译作的概念性问题。笔者感谢恩格尔夫妇、彼得与玛丽·拿撒勒、丹尼尔·韦斯博特、国际写作班的各位职员、全体来访作家以及爱荷华大学，感谢他们为促进翻译、努力开展国际交流所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

范德堡大学比较文学专业主任汉斯—约阿希姆·殊尔兹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允许笔者自行设计本人的课程结构以便从事范围广泛的文

学和理论追求——其中诸多方面即是构成本书篇章的基础，而且还给予了本人以友谊和信任，笔者谨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尤金·欧文——笔者在范德堡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同事以及原麦克提尔国际学生语言演练所主任，对于国际上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通俗政治诗的创作同学术研讨之间的关联性持有同本人一样的信念；他对本人许多“课外”研究课题的参与和支持，尤显弥足珍贵。笔者的许多写作乐趣还来自于在书中每个章节的雏形阶段，本人与同班同学之间展开的那些讨论；笔者尤其要感谢那些参与在范德堡大学举办的查尔斯·斯科特大陆哲学专题研讨班的同学，特别是吉恩·戴默格诺同学；以及那些参与唐纳德·戴维庞德专题研讨班的同学们。范德堡大学语言学系及比较文学专业的艾丽丝·哈里斯、弗兰蒂塞克·加兰教授对书稿提出了宝贵的批评意见。在范德堡大学执教的英文教授杰克·弗罗斯特科、菲利普斯·弗鲁斯以及马克·贾曼不仅通读了书稿并给予积极的回应，而且还将本人纳入了他们的友谊圈子，俾使笔者更觉得纳什维尔是一个充满着温馨友情的工作地点。

笔者要向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玛丽亚·提莫志克致以特别的谢忱！感谢她细心阅读本书手稿并在修订过程中所给予的鼓励与襄助。1991年，在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召开的“翻译、交际与文化——CERA 夏季研讨班”期间，笔者同研讨班职员以及与会者之间的交谈，亦非常有益于本书的最终杀青。参与1991年度CERA夏季研讨班工作以及本丛书的合编者苏珊·巴斯奈特教授所做的系列讲座，则极具启迪意义；她还对本人随后所写的一些较具争议性的章节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丛书的另一位合编者安德烈·勒菲弗尔对翻译理论的独特兴趣以及他那思维犀利的建议，都使本书的整个出版过程非常令人惬意。出版商珍妮丝·普里斯自始至终都对本书的研究项目给予了大力支持。

最重要的是，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珍妮特·根茨勒·斯塔德和玛丽安·根茨勒为本人奉献了爱与情。梅甘·根茨勒的爱意、创造力以

及相伴左右，在写作的关键阶段使笔者精神抖擞、力量倍增。最后，笔者对珍妮·斯宾塞给予的关爱、建言献策和坚定不渝信心的感激之意，亦非文字可表！

附：再版前言

《当代翻译理论纵横》于 1993 年首次付梓，值此写作再版前言之际，笔者反躬自问：八年前，有谁曾料想到翻译研究领域的发展态势居然会是这样？当时，不以源语文本、译语文本的传统二元模式来思考翻译现象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过去几年里，翻译领域新理论——文化学理论、女权主义理论、新语言学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解构主义理论等，层出不穷。事实上，现在的理论如此之多，以至于没有哪一位理论家、哪一部书能够独自将其囊括无遗。圣·杰罗姆出版公司曾为此推出一套名为《翻译理论解说》丛书，专为该领域的学者与学生们助读。

值得玩味的是，本书初版时受到的主要批评，是说它包揽了太多的理论；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理论上的繁荣景象，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可时至今日，这部书看来依然是理论方面的局限，因为它实际上只讨论了区区五类的翻译理论。但随着该领域的持续发展，随着不同国度、不同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一批新学者加盟这项研究，新的理论还将崭露头角，翻译的版图也将更加复杂化。随着前苏联帝国的崩溃、中国的对外开放、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一些大国赋予其民族社区更大的运作权力，世界各地的翻译活动可谓蒸蒸日上。然而，由于这些人文社区的文化氛围异彩纷呈，其经济与社会景况又是如此不同，这使得与其相应的翻译策略也变得多种多样。如果说，过去的八年里，我们在翻译研究方面有什么教益的话，那就是：旧理论、老

框框并非依然适用。翻译斯堪的那维亚传奇故事的译者，心中拥有的目标和受众同翻译拉美女诗人作品的译者的所思所想，完全是两码事。栖生西方社会的柬埔寨难民与那些试图在欧盟中兜售商品的北美商人，其需求与侧重点也不可同日而语。可见，翻译的方法与策略差异之大，也许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可是，当初我们又怎么能预见到这一迅猛的发展呢？80年代末，当笔者刚刚从事翻译研究时，翻译领域正试图摆脱原文型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诚然，在探索了率先冲破这一束缚的一些主要理论，即：北美翻译研习班、翻译“科学”、早期翻译学派、多元系统理论以及解构主义理论之后，笔者的还是无法预见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迅猛发展。的确，在本书杀青时，有不少同事认为，本人绝难找到一家出版商来出版这部专门讨论翻译的书籍。然而，它一上柜，便一售而空。人们对翻译的兴趣与日俱增。翻译领域的发展，证明其比笔者在《当代翻译理论纵横》中所呈现的思想内容既来得丰富，也比本人当年所能阐述的理论观点来得翔实；对此，笔者深感欣慰。

的确，今天重新翻阅这部书时，笔者觉得书中的观点似乎还是站得住脚的。尽管翻译领域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当代翻译理论纵横》对开拓该领域曾发挥初始作用的一些大事，仍给予了富有价值的历史性综述。这不是说，书中阐述的理念，其自身不产生什么争议。实际上，每章均有其所招致的一班批评者。属于早期翻译学派的学者说，本人在第四章综述中误述了许多事件的特点。当笔者向他们索要指出这些错误的文字资料时，他们称：早期的翻译研究尽管没有发表什么见诸报刊的文章，但有的是私底下的议论，其对该领域发展的意义自明，而本人却只字未提。或许，多元系统的翻译理论家们最有异议的莫过于笔者对该理论局限性的有关见解；但总的说来，数年过去，愈来愈多的学者和本人的意见一致，都对他们理论的层次性质与在资料匮乏的基础上仓促概括的倾向表示了不满。事实上，就本书的接受性而言，最无争议的章节，亦即解构主义理论这一章，却是笔者当初认